

中国农村文库

中国古代奇案选



巴蜀书社

中国古代奇案选

韦 珊 编著

巴 蜀 书 社

中国古代奇案选

韦 珊 编著

责任编辑·范 勇 周江滨

封面设计·邱云松

版面设计·崔泽海 黄灼章

校 对·范 健

出 版 巴蜀书社

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

发 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四川省资阳市新华彩印厂

内文供纸 四川简阳蜀阳实业总公司

版 次 1992年7月第一版

1996年5月第二版

1997年10月第二次印刷

规 格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 4.5 字数 100千 插页 2

印 数 22,001—30,000册

定 价 3.60元

ISBN7-80523-755-7/I·307

《中国农村文库》

由以下单位编辑出版

中国农村文库编辑部

天地出版社

巴蜀书社

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四川辞书出版社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成都地图出版社

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重庆出版社

蜀蓉棋艺出版社

[中国农村文库编辑部地址：成都市盐道街3号

邮编：610012 电话：(028)6670492]

顾 问:杨汝岱 王明达 洪绂曾 杨崇汇
席义方 徐世群 刘昌杰

主 编:徐惟诚

副主编:伍 杰 杨牧之 杜 江 陈焕仁
魏善和 冯国元 伍 尧

编 委: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 庆 王吉亭 王锦厚 左大成
朱永林 向克孝 李正模 李光炜
李峰铭 李淑芳 肖士璋 宋 平
宋乃庆 张天性 张在德 林万清
罗由沛 周 建 赵文欣 郝跃南
夏树人 胡 莹 徐宗钰 钱 铃
唐瑾怀 黄 葵 黄亚杰 崔泽海
程明松 谢临光 谭继和

“万村书库”工程《中国农村文库》图书 100 种
获第二届全国图书奖提名奖

出版
好
农村
读物

为
广大
农民
服务

李瑞琢

五十年十月

序

徐惟诚

中国有 8 亿农民。

8 亿农民的状况，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。致力于提高 8 亿农民的素质，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其中就包括向广大农民提供数量足够的、适合农民需要的优秀读物。

可惜，现在供应农村的出版物，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并不是农民不想读书。

如今的农村，已经有了大批高小、初中毕业的学生，还有一些高中文化程度的新农民。

农民要致富，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。怎样选育良种，怎样施肥，怎样兴修水利，怎样防治病虫害，怎样使用薄膜，怎样剪枝，怎样养猪、养鸡，以至各种经济作物的栽培、各种经济动物的饲养，等等知识都是农民所需要的。

数十万个乡镇企业在农村崛起，近 9000 万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。这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新的希望，也提出了有关生产、经营、管理等一系列新的知识需求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使广大农民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，同时也就迫切需要了解许多有关的知识。诸如法律、法规、税收、信贷、邮政、交通、电信、汇兑、票据、合同、广告等等，都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很有兴趣的事情。

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一些家用电器陆续进入农民的家庭，农村居住的条件也正在变化之中，衣着的用料和款式，家具的式样，卫生的条件，化妆品的运用，都比前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。

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，文化生活也要求改善。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、耍龙灯、舞狮子、拳术、体育、业余创作、新闻报道，在各地农村中都大有人才，更有广泛的爱好者。如何向他们提供指导，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。

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，使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，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，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。如何在新的情况下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，包括如何尊敬老人，如何教育子女，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，这些学问既是社会安定和进步的需要，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需要。

更重要的是，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，还需要了解伟大祖国的历史和现状，了解世界大势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知识。

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我们决定集中编选一套《中国农村文库》。这套文库的内容，力求通俗、简明、实用，希望它能受到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，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促进的作用。

但是，由于我们对于做好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缺乏经验，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各方面同志的热情帮助，大家都来出主意，才能使这套大型图书越出越好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的九个古代奇案，选自明朝短篇白话小说的典范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及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。其中有围绕一钱的纠葛，相继十三人丧命的奇案；有新娘子新婚之夜被劫，引出古井死尸案……

本书所选的都是案情奇巧、故事性较强、有较高阅读性的故事。作者在保持原作的白话文小说语言风貌的基础上，去其枝蔓赘语进行缩写，使故事性更强、更通俗易懂。使广大读者在阅读欣赏之余，可以感受到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魅力。

目 录

-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..... (1)
-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(11)
-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(28)
- 玉堂春落难逢夫君 (40)
-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(68)
-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
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(89)
-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
郑蕊珠鸣冤完旧案..... (100)
-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
王通判双雪不明冤..... (109)
- 陈公子误中美人计
钱生员枉费恶心机..... (118)

沈小官一鸟害七命

话说大宋徽宗宣和三年，杭州城武林门外北新桥下，有一机户，姓沈名昱，字必显。家中颇为丰足，娶妻严氏，恩爱过日，单生一子，取名沈秀，年长一十八岁，未曾婚娶。其父专靠织造缎匹为活，不想这沈秀不务本业，专好风流闲耍，养画眉过日。父母因惜他是独子，因此教训他不下，街坊邻里取他一个浑名，叫做“沈鸟儿”。每日五更，沈鸟儿提了画眉，奔入城中柳林里来拖画眉，不止一日。

这日早晨，沈秀提了画眉，径到柳林里来。不意来得迟了些，众拖画眉的俱已散了，净荡荡黑阴阴，没一个人往来。沈秀独自一个，把画眉挂在柳树上，叫了一回。沈秀自觉没情没绪，提出笼儿，正要回去，不想小肚子一阵疼，滚将上来，站立不稳，蹲在地上。原来沈秀有一个毛病，叫做“主心馄饨”，一名“小肠疝气”，每常一发作便是一个小死。其日想必起得早些，况又来迟，众人散了，没有情绪，闷上心来，这一次甚是发得凶，一跤倒在柳树边，有两个时辰不醒人事。

你道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这日有个箍桶的，叫做张公，挑着担儿，径往柳林里，穿过褚家堂做活去。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树边，三步挪做两步，近前歇下担儿。看那沈秀脸色蜡黄蜡黄的，正昏迷不醒，身边并无财物，只有一个画眉笼

儿，这畜生此时越发叫得好听。所以一时见财起意，心中想到：“别的不打紧，只这个画眉，少也值二三两银子。”便提在手，却待要走，不意沈秀正苏醒，开眼见张公提着笼儿，要挣身子不起，只口里骂道：“老王八，将我画眉拿到哪里去？”张公听骂，“这小狗入的，忒也嘴尖！我便拿去，他倘爬起赶来，我倒反吃他亏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左右是歹了。”却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，把沈秀按住一勒，那弯刀又快，力又使得猛，那头早滚在一边。张公见一株空心杨柳树，连忙将头提起，丢在树中。将刀放在桶内，笼儿挂在担上，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，一道烟径走，穿街过巷，投一个去处。

张公一径望杭州城武林门外来。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，却好见三个客人，两个后生跟着，共是五人，正要收拾货物回去。客人俱是东京汴梁（开封）人，内中有个姓李名吉，贩卖生药。此人平时也好养画眉，见这箍桶的担上有如此好个画眉，便叫住张公，要借看一看。张公歇下担子，那客人看那画眉毛衣并眼，生得极好，声音又叫得好，心里爱它，便问张公：“你肯卖么？”此时张公巴不得脱祸，便道：“客官，你出多少钱？”李吉越看越觉好，便道：“与你一两银子。”张公自道客人着手了，便道：“本不当计较，爱者如金，添些便罢。”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。秤秤看到有一两二钱，道：“也罢。”递与张公。张公接过银子，看一看，将来放在荷包里，将画眉与了客人，别了便走。口里道：“出脱了这祸根，也是好事。”不上街做活路，一直奔回家去。

原来张公正在涌金门城脚下住，只老婆两口儿，又无儿子。婆儿见张公回来，便道：“篋子一条也不动，缘何又回来得早？有甚事干？”张公只不答应，挑着担子，径入门歇下，转身关上大门，道：“阿婆，你来，我与你说话，恰才……”

如此如此，谋得一两二钱银子，与你权且快活使用。”两口欢天喜地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，直至巳牌时分，两个挑粪庄稼人，打那里经过，见了这没头尸首，躺在地上，吃了一惊，声张起来。当坊里甲邻佑，一时嚷动。本坊申呈本县，本县申府。次日，差官吏忤作人等，前来柳阴里，检验得浑身无些伤痕，只是无头，又无苦主。官吏回复本府，本府差应捕获凶身。城里城外，纷纷乱嚷。

却说沈昱到晚不见子回来，使人去各处寻不见。天明，央人入城寻时，只见湖州墅嚷道：“柳林里杀死人，有无头尸首。”沈秀的娘听得说，想道：“我的儿子昨日入城拖画眉，至今无寻他处，莫不是他？”连忙叫丈夫：“你必须进城打听。”沈昱听了一惊，慌忙自奔到柳林里。看了无头尸首，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，却认得是儿子，大哭起来。本坊里甲道：“苦主有了，只无凶身。”其时沈昱径到临安府告说：“是我的儿子，昨日五更入城拖画眉，不知怎的被人杀了，望老爷做主！”本府发各处应捕及巡捕官，限十日内要捕着凶身。

沈昱具棺木盛了尸首，放在柳林里，一径回家，对妻说道：“是我儿子，被人杀了，只不知将头放何处去了。我已告过本府，本府着捕人各处捉获凶身。我且自买棺木盛了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严氏听说，大哭起来，一跤跌倒。当时众人灌汤，救得苏醒，哭道：“我儿子平常不听好人之言，今日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的少年的儿，死得好苦！谁想我老来无靠！”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茶饭不吃。丈夫再三苦劝，只得勉强止住了哭。

过了半月，并无消息。沈昱夫妻二人商议，儿子平时不依教训，致有今日祸事，被人杀了，凶手没捉获处，也只得

没奈何，但得全尸也好。不若写个贴子，告禀四方之人，倘得见头，全了尸首，待后又作计较。二人商议已定，连忙便写了几张贴子，满城去贴，上写：“告知四方君子，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，情愿赏钱一千贯；捉得凶身者，愿赏钱二千贯。”告示一出，满城哄动。

且说南高峰下，有一个极贫老儿，姓黄，浑名叫做黄老狗，一生为人鲁拙，抬轿营生。老来双目不明，只靠两个儿子度日，大的叫大保，小的叫小保。父子三人，正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巴巴急急，口食不敷。这天，黄老狗叫大保、小保到来，说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什么财主沈秀被人杀了，没寻头处，今出赏钱，说有人寻得头者，本家赏钱一千贯，本府又给赏五百贯。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，我今老了，又无用处，又看不见，又没有钱。依我话去做，教你两个发迹快活。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割了，埋在西湖水边。过了数日，待没了颜色，却将去本府告赏，共得一千五百贯钱，却强似今日在此受苦。此计大妙，不宜迟，倘被别人先做了，空折了性命。”只因这老狗矢志，说了这几句言语，况兼两个儿子，又是愚蠢之人，不省法度的。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，小保道：“我爷设这一计大妙，便是做主将元帅，也没这计策。好便好了。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。”大保做人，又狠又呆，道：“看他左右早晚要死，不若趁这机会杀了，去山下掘个坟埋了，又无踪迹，那里查去？天理人心，又不是我们逼他，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。”小保道：“好做好，只等睡熟了，方可动手。”

二人计较已定，却去东奔西走，赊得两瓶酒来，父子三人吃得大醉，东倒西歪。一觉睡到三更，两人爬将起来，看那老子正鼾睡着。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，去爷的项上一勒，早把这颗头割下了。连忙将破衣包了，放在床边。便去

山脚下掘个深坑，扛去埋了。也不等天明，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水处理了。

过半月入城，看了告示，先走到沈昱家报说道：“我二人昨日因捉鱼虾，在藕花居边，看见一个人头，想必是你儿子头。”沈昱见说道：“若果是，便赏你一千贯，一分不少。”便去安排酒饭吃了，同他两个径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，浅土隐隐盖着一个头，提起看时，水浸多日，膨涨了，也难辨别。想必是了，若不是时，那里又有这个人头在此？沈昱便把手帕包了，一同两个径到府厅告说：“沈秀的头有了。”知府再三审问，二人答道：“因捉虾鱼故此看见，并不晓别项情由。”本府准信，给赏五百贯，二人领了，便同沈昱将头拎到柳林里，打开棺木，将头凑在项上，依旧钉了，就同二人回家。严氏听儿子头有了，心中欢喜，安排酒饭，管待二人，与了一千贯赏钱。二人收了，作别回家。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过了数月，官府也懈了，日远日疏，俱不提了。

却说沈昱是东京机户，轮该解缎匹到京。待各机户缎匹完日，到时领了解批，回家分付了家务起身。此一去，饥餐渴饮，晚住晓行，不只一日，来到东京。把缎一一交纳过了，取了批回，心下思量：“我闻京师景致，比别外不同，何不闲看一遭，也是难逢难遇之事。”其名山胜概，闾观寺院，出名的所在，都走了一遭。偶然打从御用监禽鸟房门前经过，那沈昱心中是爱虫蚁的，意欲进去一看。因门上用了十数个钱，得放进去看。只听得一个画眉，叫得十分巧好，仔细看时，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。沈昱见了，想起儿子，千行泪下，心中痛苦，不觉失声，叫起屈来。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：“这厮好不知法度，这是什么所在，如此大惊小怪起来！”沈昱痛苦难伸，画眉越叫得响了。

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，只得把沈昱拿了，送大理寺。大理寺官便喝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，敢进内御用之处，大惊小怪？有何冤屈之事？好好直说，便饶你罢。”沈昱就把儿子拖画眉被杀情由，从头诉说了一遍。大理寺官听说，呆了半晌，想这禽鸟是京民李吉进贡在此，缘何有如此一节隐情。便火速差人速捉拿到李吉到官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，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？一一明白招供，免受刑罚。”李吉道：“先因住杭州买卖，行至武林门里，撞见一个箍桶的担上，挂着这个画眉，是吉因见它叫得巧，又生得好，用价一两二钱银子，买将回来。因它好巧，不敢自用，以此进贡上用。并不知人命情由。”勘官问道：“你却赖于何人！这画眉就是实迹了，实招了罢。”李吉再三哀告道：“委的是向个箍桶的老儿买的，并不知杀人情由，难以屈招。”勘官又问：“你既是向老儿买的，那老儿姓氏名谁？那里人氏，供得明白，我这里行文拿来，问理得实，即便放你。”李吉道：“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，实不知姓名，那里人氏。”勘官骂道：“这便是含糊了，将此人命推与谁偿？据这画眉，便是实迹，这厮不打不招！”再三拷打，打得皮开肉绽。李吉痛苦不过，只得招做“因见画眉生得好巧，一时杀了沈秀，将头抛弃”情由。随即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候，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，圣旨道：“李吉委的杀死沈秀，画眉见存，以律处斩。”将画眉给还沈昱，又给了批回，放还原籍，将李吉押发市曹斩首。

却说沈昱收拾了行李，带了画眉，星夜奔回，到得家中，对妻说道：“我在东京替儿讨了命了。”严氏问道：“怎生得来？”沈昱把在内监见画眉一节，从头到尾，说了一遍。严氏见了画眉，大哭了一场。睹物生情，不在话下。

次日沈昱提了画眉，本府来销批，将前项事情，告诉了

一遍。知府大喜道：“有这等巧事。”随即发放道：“既是凶身获着斩首，可将棺木烧化。”沈昱叫人将棺木烧了，撒了骨殖。

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卖生药的另两位客人，一姓贺，一姓朱，有些药材，径到杭州湖墅客店内歇下，将药材一一发卖讫。他们得知李吉蒙冤，心下不平，要为李吉讨个明白。二人径入城来，探听那个箍桶之人。寻了一日，不知消息。二人闷闷不已，回归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进城来，却好遇见一个箍桶的担儿。二人便叫道：“大哥，请问你，这里有一个箍桶的老儿……”这般这般模样，“不知他姓氏名谁，大哥你认得么？”那人便道：“客官，我这箍桶行里，只有两个老儿：一个姓李，住在石榴园巷内；一个姓张，住在西城脚下。不知那一个是？”二人谢了，径到石榴园来寻，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。二人看了，却不是他。又寻到西城脚下，二人来到门首，便问：“张公在么？”张婆道：“不在，出去做生活去了。”二人也不打话，一径且回，正是未牌时分，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，远远望见一个箍桶担儿来，正是张公望南回来。张公不认得二人，二人却认得张公，便拦住问道：“阿公高姓？”张公道：“小人姓张。”又问道：“莫非是在西城脚下住的？”张公道：“便是，问小人有何事干？”二人便道：“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箍，要寻个老的做，因此问你。你如今那里去？”张公道：“回去。”三人一头走，一头说。直到张公门首。张公道：“二位请坐吃茶。”二人道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再来。”主公道：“明日我不出去了，专等专等。”

二人作别，不回店去，径投本府首告。正是本府晚堂，直入堂前跪下。把沈昱认画眉一节，李吉被杀一节，撞见张公卖画眉一节，一一诉明。“小人两个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，望老爷细审张公。不知恁地得画眉？”府官道：“沈秀的事，俱